

名家·名译



復活

THE RESURRECTION

全译本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著

(Leo Tolstoy 1828-1910)

周炳辰 译

18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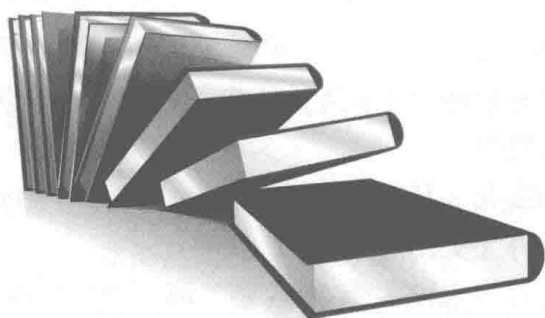
吉林文史出版社

经典·名家·名著

复活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著

周炳辰 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活 /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著; 周炳辰译

.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72-3787-8

I . ①复… II . ①列… ②周… III .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 ①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7492 号

复活

著 者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译 者 周炳辰

责任编辑 吴 枫 孙佳琪

总 策 划 孙建军

选题策划 中易汇海

排版制作 文贤阁

封面设计 书虫儿 马婵月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 × 960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376 千

书 号 ISBN 978-7-5472-3787-8

定 价 46.80 元

前 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十九世纪中期伟大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出生于一个名叫“亚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本人是个伯爵。他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早年受西欧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曾在自己家的庄园中实行减租减役，寻求地主与农奴之间和平相处的途径。一八五四年，他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目睹了沙皇军队的腐败。后来，他回到雅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庄园，开始致力于农民教育。

托尔斯泰一生的文学活动主要集中于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到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这个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的作品多达四十五卷，主要作品有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此外，还有长篇小说《复活》、戏剧《黑暗的势力》以及若干短篇小说和评论。

《复活》是俄国文坛上一部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写于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九年，是托尔斯泰一生探索和思想的总结，被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展的高峰。小说的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诱奸了他姑母家的女仆卡秋莎·玛丝洛娃。玛丝洛娃怀孕后被赶出家门，后来她当了妓女，因被指控谋财害命而遭受审判。聂赫留朵夫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庭，见到玛丝洛娃，深受良心的谴责。为了给自己赎罪，他为玛丝洛娃奔走伸冤，并向法官申请同她结婚。上诉失败后，他陪她一起去西伯利亚流放。聂赫留朵夫的行为深深感动了玛丝洛娃，使她重新爱上了

他。但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地位，玛丝洛娃拒绝与他结婚，而同政治犯西蒙松结合了。

列宁曾说，托尔斯泰“在自己的晚期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 and 经济制度做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群众的被奴役和贫困，就是农民和一般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满着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而《复活》正是通过玛丝洛娃的不幸遭遇和聂赫留朵夫的上诉经过，来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生活和反动官吏的昏庸，同时对沙俄专制下法庭、监狱、官僚机关的腐败、黑暗和残暴做了深刻的批判。

托尔斯泰的文学传统通过高尔基为苏联作家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他提出的“托尔斯泰主义”，不管是在文学创作中，还是在社会活动中，都对很多政治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目 录

第一部	001
一	002
二	005
三	009
四	015
五	018
六	019
七	022
八	026
九	028
十	032
十一	034
十二	041
十三	044
十四	047
十五	051
十六	055
十七	058
十八	061
十九	063
二十	065

二十一	068
二十二	072
二十三	074
二十四	082
二十五	084
二十六	085
二十七	090
二十八	095
二十九	100
三十	103
三十一	106
三十二	108
三十三	113
三十四	115
三十五	120
三十六	123
三十七	124
三十八	128
三十九	130
四十	133
四十一	134
四十二	138
四十三	141
四十四	146
四十五	147
四十六	153
四十七	156
四十八	158
四十九	162
五十	164

五十一	168
五十二	171
五十三	173
五十四	176
五十五	178
五十六	180
五十七	182
五十八	186
五十九	188
第二部	193
一	193
二	197
三	200
四	203
五	207
六	210
七	215
八	219
九	222
十	228
十一	232
十二	234
十三	237
十四	242
十五	247
十六	251
十七	255
十八	257
十九	260

二十	266
二十一	269
二十二	272
二十三	275
二十四	278
二十五	284
二十六	288
二十七	289
二十八	294
二十九	298
三十	304
三十一	308
三十二	310
三十三	315
三十四	319
三十五	323
三十六	325
三十七	330
三十八	334
三十九	337
四十	343
四十一	347
四十二	353
第三部	357
一	357
二	359
三	362
四	364
五	366

六	369
七	373
八	375
九	378
十	380
十一	382
十二	385
十三	389
十四	391
十五	393
十六	395
十七	399
十八	401
十九	403
二十	407
二十一	410
二十二	413
二十三	417
二十四	419
二十五	424
二十六	427
二十七	430
二十八	432

第一部

那时，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

为什么你只看得见弟兄眼中有刺，而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

……你们中间谁要是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那些学成了的也只不过和先生一样。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

虽然好几十万人生活在这么一块不大的地方，他们千方百计糟蹋着这块土地，把它搞得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肆意将石头砸进地里，害得不管什么植物都休想长出地面；虽然他们将刚出土的小草一律清除干净；虽然他们燃烧煤炭和石油，让这里烟雾弥漫；虽然他们毫无节制地滥砍滥伐，驱赶鸟兽，然而，甚至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也依然是春天。阳光普照大地，青草在一切没有除根的地方又冒出头来，不仅是在林荫道的草地上，甚至从石缝里往外钻。到处绿油油的，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桦树、杨树、稠李树都争先恐后地抽出了嫩芽，椴树也不甘落后，鼓起一个个含苞待放的花蕾。寒鸦、麻雀，还有鸽子，都满怀着春天的喜悦，欢快地搭窝；苍蝇也被春天的阳光晒暖，沿着墙脚嗡嗡地飞着。无论是花草树木、鸟雀昆虫，还是孩子们，都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然而，只有大人，那些成年的大人，却还一直在欺骗自己也欺骗着别人，折磨着自己也折磨着别人。在他们看来，神圣而重要的并不是春光灿烂的早晨，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美丽，那种使人趋于和平、协调、互爱的美丽，这些并不是神圣而重要的；在他们眼中，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

所以，对于省立监狱办公室官员来说，神圣且重要的就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都在领受的春天的恩赐和欢乐，而是昨天接到的一份编了号码、盖有官印、注明案由的公文。这份公文上面要求今天，即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点之前，务必将受过侦讯的三名看押在监的犯人，一男两女，押送到法庭受审。那两名女犯当中有一名主犯，需要单独押送。按照这个命令的指示，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监狱看守长走进了昏暗且臭气熏天的女监长廊，他后面跟着女看守，只见她面容疲惫、鬓发花白，穿着袖口上镶金黄色丝绦的制服，腰

上系着一根蓝色腰带。

她跟值班的看守长走到长廊的一个牢门前，开口问看守长：“您是来提玛丝洛娃吗？”

“哗啦”一声，值班看守长开了铁锁，打开牢门，顿时，一股比长廊里更加难闻的恶臭从里面冲出来。“玛丝洛娃，出来！”值班看守长冲里面喊了一声，然后又关上牢门，在外面等着。

监狱的院子里有新鲜的空气，令人精神振奋，这是风从田野上吹进城里来的。但是在监狱的长廊里弥漫着的空气却充满了伤寒病菌，充斥着粪便、煤焦油和腐烂东西的臭味，只要是新来的人一进来，就立刻会感到精神萎靡，心境郁闷。就算是已经闻惯这里污浊空气的女看守，乍从院子里走进来，还是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她一走进长廊就会浑身乏力、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来一阵忙乱的声音，那是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走路的声音。

看守长冲着牢门喊道：“喂，快着点儿，玛丝洛娃，别磨磨蹭蹭的，听到没有！”大约两分钟后，一个身材矮小、胸部颇为丰满的漂亮女人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出牢门。这个女人里面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外面套着一件灰色长囚衣，脚上穿着亚麻布袜子，外面套着囚犯穿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故意让几绺髻曲的黑发滑下来。她面色惨白，不禁使人联想到存在地窖里的马铃薯长出的嫩芽，这是长期被幽禁的人脸上所特有的颜色。她那双短而宽的手和裸露在囚服领子外的丰满的脖子都是这种颜色。在她那张脸上，尤其是在她那惨白无光的脸色的衬托下，她的眼睛虽然有些浮肿，其中一只还略带斜睨的眼神，却显得很黑很亮，非常有生气。她走到长廊上，很快地一转身，停在看守长的身旁，身子站得笔直，挺着丰满的胸部，微微仰起头，直直地盯着看守长的眼睛，那样子好像随时准备执行看守长的任何吩咐。看守长刚想关上牢门，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门里探出她那张严厉而苍白、布满皱纹的脸。老太婆想对玛丝洛娃说些什么，但看守长对着老太婆的脑袋关上了牢门，那个脑袋就缩了回去。紧接着，女人的哄笑声立刻从牢房里传

了出来。玛丝洛娃微微一笑，转脸瞧着牢门上一个装着铁条的小窗口。老太婆从里面把脸紧贴着小窗口，用沙哑的声音说：“最要紧的是不要说废话，一口咬定，不要改口就可以了。”

玛丝洛娃摇摇头，说：“好歹求一个解决办法就好，再怎么样也不会比现在更糟了。”

“当然，解决办法只可能有一个，不可能有两个。”看守长端着长官的架势，脸上露出自以为很俏皮的神色，装模作样地说，“跟我走！”

老太婆的那双眼睛从小窗口里消失了。玛丝洛娃迈着小碎步快速地跟着看守长后面向前走。他们沿着石楼梯往下走，经过了男监，那里比女监更臭、更闹，每个牢房里的通气窗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玛丝洛娃一路跟随看守长来到办公室，已经有两个持枪的押送兵在里面等着了。坐在办公室里的文书交给其中一个押送兵一份满是烟味的公文，又指着玛丝洛娃对他说道：“把她带走吧！”

这个押送兵来自乡下，是一个农民，红红的脸上净是麻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的翻袖里，看向玛丝洛娃，并微笑着冲着高颧骨的楚瓦什同伴挤眉弄眼。这两个士兵押着玛丝洛娃走下了台阶，又走向了大门。

他们打开了大门上的一扇便门，押着玛丝洛娃穿过这道便门走进院子，又走出围墙，来到铺满了石子的大街上。马车夫、小店老板、厨娘、工人、官吏全都站住了，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人摇着头，心想：看吧，不跟我们一样规规矩矩地做人，就会落到这个下场！孩子们看着这个女强盗，心里非常害怕，好在有士兵押着她，也不可能再干坏事了。一个乡下人卖完了煤炭，在茶馆里喝够了茶，就来到她身旁，画了个十字，又给了她一个戈比。女犯脸唰地红了，低下了头，小声地自言自语着。

女犯感到一道道惊讶的目光向她射过来，就没有扭转头，只是悄悄地瞟一下那些注视她的人，这种对自己的注目，让她感到开心。这里的春天的空气比牢房清爽多了，这也使她感到开心。但是，她已经不习惯走路，此时又穿着笨重的囚犯棉鞋，她的脚走得很疼，

所以她一直瞧着脚下，想走得轻一点儿。在经过一家门前有许多鸽子走来走去的面粉店时，女犯脚差点儿碰到一只蓝灰色鸽子。那只蓝灰色鸽子扑棱一声飞起来，飞过女犯的耳边，给她带来了一阵清风。女犯微微一笑，但又想起自己的处境，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沉重的长叹。

二

玛丝洛娃的身世极其平常，她是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农奴的女儿，她母亲在乡下和饲养牲口的外祖母一起，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手底下干活。她母亲一直没有嫁人，但她每年都生一个孩子，而且按照当地常有的情形那样，孩子受过洗礼以后，为了不耽误干活，做母亲的不给这种不受欢迎的、不需要的孩子喂奶，这些孩子很快就饿死了。她一连生的五个孩子，都是这样死掉的。玛丝洛娃是她的第六个孩子，是她和一个过路的吉卜赛人私通生下的。她的命运本来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可是凑巧，那两个老姑娘当中有一个来到牲口棚，斥责饲养牲畜的女工不该把奶油做得有牛臊气。当时产妇和健康美丽的孩子正躺在牲口棚里。那老姑娘因奶油做得不好吃骂了一通，又因她们让刚生过孩子的女人躺在牲口棚里大骂了一通。骂完正要走，忽然看见那个孩子，觉得很惹人爱怜，就动了恻隐之心，表示愿意做孩子的教母。她给小女孩行了洗礼，又因怜惜这个教女，常给她的母亲送些牛奶和钱，小女孩便活了下来。

孩子三岁那年，她母亲得病死了。她外婆嫌弃外孙女是个累赘，两个老姑娘就把女孩领到身边抚养。这个眼睛乌溜溜的小女孩长得非常活泼可爱，老姑娘们就常常拿她消遣解闷。这两个老姑娘中，妹妹索菲雅·伊凡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给女孩行洗礼的就是她；姐姐玛丽雅·伊凡诺夫娜脾气比较急躁。索菲雅把这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教她念书，一心想把她培养成自己的养女；玛丽雅却要把她训练成一名出色的侍女，所以对她很严格，遇到自己情绪不好，

就罚她甚至打她。由于小姑娘在两个老姑娘的不同态度下长大成人，身份也成了一半侍女，一半养女。她的名字也很特别，叫卡秋莎，而不叫卡吉卡，也不叫卡金卡。^①她每天的工作便是缝补衣服、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煮茶烧茶、磨咖啡豆等，有时还会给老姑娘们读书解闷。

有人来给她提亲，她一概回绝，她总觉得嫁给那些靠卖力气过活的男人，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很苦。她已经习惯了地主家安逸舒适的生活，就这样她一直在这里生活到十六岁。

在她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儿，一个在大学念书的阔绰的公爵少爷来到她们家。卡秋莎暗暗爱上了他，却不敢向他表白，连自己都不敢承认产生了这种感情。两年过去了，这位侄儿少爷出发远征，途经姑妈家，又待了四天。临行前夜，他诱奸了卡秋莎，临动身那天塞给她一百卢布钞票。侄儿少爷走了五个月后，她断定自己怀孕了。从那时起，她变得性情越来越烦躁不安，一心想着如何避免随之而来的羞辱。当她服侍两个老姑娘时不仅敷衍塞责，甚至竟情不自禁地发起了脾气。她顶撞老姑娘，对她们说了不少粗话，事后又觉得懊悔，就主动要求辞工。两个老姑娘对她也非常不满意，便放她走了。从她们家里出来，她又到警察局长家做侍女，但只做了三个月，因为那局长虽然年已半百，还要对她纠缠不清。有一次，他逼得特别厉害，她发起火来，骂他是浑蛋和色鬼，狠狠地将他推开，局长竟被推倒在地。她又被解雇了。她想再找工作已不可能，因为快要分娩，于是她就寄居到乡下一个接生兼贩私酒的寡妇家里。分娩很顺利，可是那接生婆刚给一个有病的乡下女人接生过，便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男孩出生后就被送到了育婴堂，根据送去的老太婆说，孩子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住到接生婆家里的时候，身上总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她自己挣的，一百卢布是引诱她的公爵少爷送的。她

^① 卡吉琳娜是她的本名，卡吉卡是粗俗的叫法，卡金卡是高雅的称呼，而卡秋莎则是小名。

从接生婆家里出来时，手里只剩下六卢布。她不懂得省吃俭用，很会花钱，待人又厚道，总是有求必应。接生婆向她要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伙食费和茶点钱，又要了二十五卢布算是把婴儿送到育婴堂的费用。此外，接生婆又向她借了四十卢布买牛。剩下的二十几个卢布，卡秋莎自己买衣服、送礼零星花掉了。这样，当卡秋莎身体复原时，已身无分文，她不得不重新找工作。她到林务官家去干活，已有老婆的林务官跟警察局长一样，第一天起就死缠住她不放。卡秋莎讨厌他，竭力回避他。但他比卡秋莎狡猾老练，主要因为他是东家，可以任意支使她。终于让林务官找到了一个机会，把她占有了。他妻子知道了这件事儿。有一次，趁丈夫与卡秋莎单独在房里时就进去打她。卡秋莎不甘示弱，两人便厮打起来。结果卡秋莎被撵了出来，连一分钱的工资都没有拿到。此后卡秋莎来到城里，住在了姨妈家。姨父是一个装订工，原先日子过得也不错，后来主顾越来越少，他就借酒消愁，最后把家里的东西都变成了肚子上的酒。

卡秋莎的姨妈开了一家洗衣店，用来养活儿女和潦倒的丈夫。姨妈要玛丝洛娃进她的洗衣店干活，但玛丝洛娃看到洗衣店里女工的艰苦生活，有些犹豫，就到荐头行找工作，给人家当女仆。她找到了有一位太太和两个念中学的男孩子的人家。进去刚刚一星期，那个念中学六年级的、留小胡子的大儿子就丢下功课，缠住玛丝洛娃，不让她安宁。做母亲的却只是责怪玛丝洛娃，把她解雇了。玛丝洛娃没能找到新的工作，但在荐头行里无意中遇到一位手指戴满戒指、肥胖的胳膊上戴着手镯的阔太太。这位太太知道了玛丝洛娃的处境，就留下地址，请玛丝洛娃到她家去。玛丝洛娃去找她。这位太太亲热地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喝甜酒，同时打发侍女送一封信到什么地方去。傍晚就有一个须发花白的高个子来到这屋里。这老头子进来后就挨着玛丝洛娃坐下，闪闪发亮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她，笑嘻嘻地说些挑逗的话。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玛丝洛娃只听见女主人说：“刚从乡下来的，新鲜得很呢！”接着女主人把玛丝洛娃叫去，对她说这老头儿是作家，钱多得要命，只要她能答应他